

中 · 外 · 名 · 人 · 传 · 记

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

完全李敖

Leeao, The Man



傅宁军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 · 外 · 名 · 人 · 传 · 记

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

完全李敖

Leeao, The Man



傅宁军 著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完全李敖/傅宁军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3.6

(中外名人传记)

ISBN 7-02-004208-2

I. 完… II. 傅… III. 李敖-传记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1530 号

组稿编辑:彭沁阳

责任编辑:杜丽 装帧设计:柳泉

责任校对:王玉川 责任印制:周小滨

完 全 李 敖

Wan Quan Li Ao

傅宁军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20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.625 插页 11

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4208-2/K·37

定价 24.00 元



李敖



李敖与他最怀念的情人小蕾



影星胡茵梦



李敖也会宠爱儿子



李敖与太太小屯、儿子戡戡合影



李敖接受台湾真相电视台采访



本书作者傅宁军（左）与李敖（右）合影于李敖写作间

走进台北李敖家(代序)

1996年6月18日,我随摄制组踏上台湾这块土地,是缘于电视系列片《海峡情不断》的前期拍摄。因为负有撰稿之责,我在北京起草采访提纲时,就列上了李敖的大名,摄制组碰头研究,对李敖寄予了厚望。揭示海峡两岸悠远的文化传承、镜头对准台湾文化名人、不能缺了李敖的“实况声”。

天下谁人不识君,形容李敖并不为过。很多作家的成就是圈内认可,老百姓并不一定知道,李敖则是个例外。他的成功属于书斋,亦属于公众,却又跟别的公众人物大不一样,他不光笔厉害,嘴厉害,出人意料的举动更厉害。到台湾见不到李敖,肯定是个大遗憾。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个遗憾带回来,多亏了台北的朋友。

当初我挥笔写下李敖的名字时,真有些激动。早就读李敖的文章了,对他钦佩已久。但也有些担心,他能放下架子,接受来自祖国大陆电视记者的采访吗?虽说我采访过众多名人,也算是“久经沙场”,可像李敖这样被外界传成“目空一切”的人物,还真没遇到过。

李敖对很多来访者都说不,外人看来不近人情,他却不在乎。有几位北京著名作家访问台湾,想到李敖府上拜访,被他婉言谢绝,毫无商量余地。他公开表示不跟台湾官方合



完全李敖

作,台湾文化圈的面子他不给。翻开台湾当局出版的“作家名录”,洋洋洒洒一大本,数到七百零三名,连李敖前妻胡茵梦都榜上有名,居然把李敖“遗漏”了,这自然逃不过李敖的痛击,叫他更不买账。

帮我们跟李敖联系的,是台北的崇恩圆先生,他是卓越传播公司的老总,高高的,胖胖的,是台湾人中少有的重量级形体。他性格爽朗,声音洪亮,却是粗中有细,遇事讲究方法,什么也难不倒。他接了我们传去的一堆采访对象的名单,都分散在台湾各地,肯定是麻烦透顶,但他不说二话,费尽周折去约定。

在我们一行人之前,还没有祖国大陆的电视记者到李敖家去访问过,只是听说这人或那人想采访李敖碰了壁。崇先生是个实在人,他先是告诉我们,李敖先生是出了名的怪人,得要做好被拒绝的思想准备。想想也是,你想见李敖,李敖想不想见你,还两说呢。试试吧,如果被一口回绝,也在预料之中。

当初我们知道入台拍摄时间有限制,申请了三十天,批准的只有二十天,包括头一天到台北和最后一天离境到香港,实际上有效时间只有十八天。崇先生帮了大忙,在我们来到台湾时,大部分采访对象都敲定了,惟有李敖还在联系之中。既然仍在联系,就有两种可能,或者接受,或者不接受,既是未知数,至少还有希望,我们只能一边抓紧采访拍摄,一边等待着李敖的回音。

有一天,崇先生乐哈哈地告诉我,他又给李敖挂电话了,李敖终于同意接受采访。我一听太高兴了。崇先生真行,他把李敖说服了。

事后,我曾悄悄向崇先生打听,你究竟有什么高招,能把

李敖说动了。他得意地一笑，说他在电话里跟李敖谈得很融洽，越说话越多，其实他跟李敖并不认识，也没有什么诀窍，他能做的，就是给“李大师”戴“高帽子”呗。

真逗，李敖素来“刀枪不入”，架不住崇先生的“智取”。崇先生在大学读的是工科，毕业后搞经济，转入电视行业做制片人，谈文学实在隔膜，而他避实就虚，以普通民众的敬重打动李敖，因为说李敖被百姓仰慕，这顶“高帽子”并不过分。这一招很灵，作家其实离不开读者，文学界外的声音让李敖感动。

至于李敖跟崇先生的电话内容，倒有一个细节可说，那就是崇先生的姓氏，叫李敖非常在意。李敖向来被称为博学的“洪水猛兽”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崇先生自报姓名，李敖马上就问崇先生是哪里人，因为姓崇的人不多。崇先生回答说，他在台湾生，台湾长，但他的父亲老家是江苏兴化，祖籍则在中原河南。李敖便说，不知你的祖先是怎么到江苏的，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崇姓原先起源于满族，后来才失散到中原的。李敖的“崇姓说”，崇先生闻所未闻，也大长了见识。



完全李敖

1996年7月3日，我们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事，就是采访李敖。

那是夏日的一个上午，顶着炎炎酷暑，驱车穿过市区的滚滚车流，直奔临街的金兰大厦，李敖家就在大厦的其中一层。进楼门上电梯，我们并没有遇到一个人，楼里静悄悄的，看来李敖真如古人所言，“大隐隐于市”。不用围墙，就把自己藏在都市里，还能笼罩着某种神秘的感觉，不能不叫人佩服。

走出电梯，我们停在一个深绿色的防盗门前。崇先生按

响了门铃。防盗门打开了。李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笑着，把我们一行人迎进他的寓所。

不约而同，我们一见面就尊称“李敖老师”，其实很贴切。李敖的学识当老师是绰绰有余的，但他最倒霉时想当老师却当不成。等他著作等身，名扬四海，根本不想当老师了，却被请上了大学讲台，他在台湾最有名的大学都讲过课。

李敖穿着短衬衫，显得十分精神，笑容可掬，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与他的距离，原来打算应对冷漠与傲慢的我顿时轻松了不少。他伸出手，与大家一一相握。我说，感谢李敖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，李敖说：“我的习惯是，凡是我同意来到我家的人，我都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。狡兔三窟，这是我的三窟之一。”

他接过我们的每张名片，很礼貌地看了看。我注意到这个细节，因为我跟台湾的一些名人见面，交换名片，人家一般是不会仔细看的，随手就放进胸前的口袋里，最多在需要招呼的时候掏出来，看着叫出你的名字。李敖却不同，他接过大家的名片，一一看过，再找出他的名片盒，分送给各位。

我低头细看，李敖的名片与众不同，雪白的硬纸片上只有李敖签名的手写体字迹，下面是他的地址和电话，没有大陆文化人常见的种种头衔。李敖确实是不需任何注释的名人，名片的空白体现着他极度的自信。

崇先生示意我们换鞋，我才注意到李敖家里铺的是实木地板，地面一尘不染，摆设井井有条。匆匆一瞥，朝南的两个单间，一是李敖的会客室，一是李敖的写作间。外面则是偌大的一个厅，足有上百平方米，好像是几个房间打通而成的。

这是李敖的“资料库”，他很自豪地让我们欣赏。

两层窗帘，把炎热隔在屋外。窗户很大，透过白纱的光

线,柔和地洒满房间,屋子因此而明净敞亮。深棕色的书架古朴沉着,一层层地立着装潢考究的精装书。而他放满资料的大屋没有书架,只是把书籍和资料从外到内铺展着,中间留出人走的窄道,像个规模可观的图书超市。

显然,李敖放置资料书的原则,不是表面好看,更注重的是实用。因为这些书籍和资料摆成了半人高,正好可以站着翻阅,不用低头弯腰,也不要踮脚跟去取。字条夹在书里,书与书的分类摆放有他的道理,所有的东西都井然有序,不管他要找什么资料,马上就可以找到,这是他不让别人动的原因。

李敖的藏书有十万册之多。他当仁不让地说,就当代的个人而言,这里大概是中国私人藏书的“冠军之家”。以前跟李敖论战的人,光看他的惊人成绩,认定他不是一个人,一个人哪能有这么多的学问,他的背后可能是一个集团。等他公布了他的“藏家大屋”,人家不得不相信了,他真的是一个人。

我突然感到,李敖的藏书是有生命的。没有刀光剑影,却有金戈铁马。十万藏书仿佛十万大军,在李敖身边匍匐着,只要李敖一声令下,它们就会呼啸而出。李敖熟悉它们,知道它们每一个成员的位置。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,它们与李敖血肉相连。

李敖在他的书屋里特别自如,他拍拍这一摞书,又拍拍那一摞书,可以随时拿到他想拿的书。他随手抽出一本来,这是一本年代久远、纸页发黄的旧书,小巧而厚实。打开来,他像孩童般的笑着说:“这是我小时候看的书,叫《儿童实用科学大纲》,可爱吧?我刻了李敖的印,是铜印,盖在书上的,可惜这个印丢掉了。那时我有个自己的实验室,所以还盖了这么一个戳,也就是图章。”



完全李敖

李敖有问必答,举止自然,笑声爽朗而亲切,他对来访者的热情和随意,让我们感到亲切,完全不像难以接近的怪人。算来李敖年过花甲,但他的身上找不到任何老人的标志。他头发浓密乌黑,皮肤平整而有光泽,不仅外表年轻而且内心更年轻,说话像他文字那样幽默风趣,但又不失棱角锋芒。

他的眼睛,透过金丝边的镜片闪动,黑亮,尖锐。

那天去李敖家的一行人,有中央电视台的领队、编导、摄像等等,都是电视界的精英,他们固然知道李敖的名气,但只有我这个撰稿人是弄文字的,不光知道李敖的鼎鼎大名,并且读过不少李敖的大作。事前有所准备,提问方式也酝酿多时,因此手执话筒采访的使命,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的肩上。

李敖妙语连珠,完全平等对话,话题无所约束。原先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。留下的,还是高山仰止的感慨。

和李敖近距离地相对,听李敖说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,带着浓浓京腔,仿佛海峡的阻碍不复存在,我几乎忘记了我置身在台北。李敖在台湾生活了这么多年,而且被蒋介石当做“台独”大员坐过牢,居然口音仍然如故,真也是奇人奇事。李敖的北京话,不是“儿”字音特强的那种老北京方言,而是符合播音标准的那种“字正腔圆”,比台湾式的国语要正宗,属于大陆推广普及的普通话。

李敖的地理观念高屋建瓴,岛上的风云遮不住他的目光。他半开玩笑道:也许经过几千年,上万年,突然来了考古学家,发掘台湾的过去,看到的是一片苍茫,只有一个真的活人,就是李敖。尤其这么多年,我真正为中国问题沉思,苦心孤诣,我的话不是随便讲的。我下一个结论,看起来好像是粗线条的,事实上那个结论的产生,我是下了功夫的。



Leeao, The Man

“我们中国人勤俭节约。过去没有机会，现在有机会了，可以赚点钱改善生活了。所以大家在拼命的改善，这是对的。可是从长远看的话，如何在这经济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使我们的头脑跟得上？台湾有点分开了：大家生活上这么好，在头脑上很浑。这就不行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能够做些补救是很重要的。”

一屋子人都在听李敖说，津津有味，他的话锋突然一转：“我的方法没有别的，就是头脑要清楚的话，一条路子：好好看李敖的书。”大家都笑了。李敖不笑。他不是调侃，说得郑重其事。细细想，他有他的表达方式，只是我们不习惯于李敖式的自信。作品是作家表达情感的载体，我理解李敖的意思是，他的看法都写进他的书里，人家读他的书就是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他认为他说得对，你不听进去怎么能做出判断呢？

我想起李敖在接受台湾记者采访，曾经抨击台湾的知识分子，那个记者就说，你认为台湾的知识分子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李敖说，很简单啊，他们可以展开一个“学习李敖运动”，学习我李敖的骨气，以及我李敖的博大精深啊。

也许是久已习惯于中国文化人的含蓄，当面聆听李敖这样单刀直入的谈话，我感到震撼，感到吃惊。

印象最深的，是他那句话：“不是台湾出了个李敖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。”

在跟李敖交谈时，我的思绪有些走神。李敖这大半辈子，跟磨难相随，也跟女人相伴，他凭什么点燃恋爱之火，让爱他的女人心痴情迷？

他说话的时候，神情非常专注，眼睛里没有游移，那目光



完全李敖

有一种慑人的力量，逼着你的念头从别处收回，跟着他走。他的外表一点不魁梧，甚至可以归入英俊书生之列，但他的感悟，领着你昂起头，看到天外有天。他的神态，他的谈吐，渗透着人生智慧，而不仅仅是聪明。

这就是离开书桌的李敖。以为李敖是个凶神恶煞，靠近不得，是个最大的误会。他有大义凛然，不畏强权，傲骨铮铮的一面，也有温文尔雅，亲切体贴，细致入微的另一面。比如，他听你诉说采访意图时，望着你轻轻点头，不因为著名人物就目中无人。比如，你提出看书屋，他就领着你在书堆中走，也不因为与采访无关就不耐烦。

不知不觉，你觉得有一种相识已久的感觉。大概，这也是李敖的魅力，或者说，是一种亲和力，让男人敬重，让女人爱慕。

李敖是懂得来访者心理的，当摄像机前的采访告一段落，李敖站起身，领着大家参观他的工作环境，从书房式客厅到写作间。其实刚才进门，大家简单地浏览个大概，只是初来乍到，不好意思多问，也不好意思拍照。我端起相机，要跟李敖合影拍几张照片。李敖欣然同意。我和李敖并肩站在他的“家庭图书馆”里，李敖拉住了我的手。我把相机交给同事，抢下了这个极其珍贵的瞬间。

李敖的写作间窗明几净，桌上虽然有不少书和资料，但一切都是井井有条。早就听说李敖爱干净，最恨乱七八糟的邋遢，没想到他的家收拾得这么整洁，而且是他自己动手的。他说，抹桌子扫地，是他锻炼身体的方法。

把家务劳动当做体育锻炼，李敖简直能当“模范丈夫”了。他不以为苦，也不嫌烦，反而到处“炫耀”他做家务的本领，这在其他作家身上，是很难找到相同案例的。拿起笔打

扫天下，拿起扫帚打扫房屋，他能把两者协调得如此之好。

李敖翻开大书桌上的一个卡片箱，给我看他收集的分类资料。他告诉我：虽然四十多年没回北京去过，老北京的许多资料他都有，比北京人还懂得多，写起历史的北京毫不吃力。他还得出结论，不需要远行或考察，什么都能够从书里查到。他这样说，也这样做，使他有用不着远行的充分理由。

突然想起来，片子里要用几张李敖不同时期的照片，插在李敖访谈内容的中间。我向李敖提出要求，并且表示不带走，就在他家里翻拍一下。李敖是行家，非常理解地点点头，到他的资料柜里翻了一通，找出几张黑白照。其中有一张是他在小学时拍的，当时用在学生证上，已经发黄了。照片上的李敖光着脑袋，嘴巴紧抿着，眼睛似乎在盯着什么看，那是一个不服输的少年李敖。

乘着李敖和其他人说话的空当，我赶紧又拍了几张李敖家的室内照，特别是他的家庭图书馆。我知道，来一趟台湾不易，到一次李敖家更不易，这些照片能加深我的记忆。李敖很有兴致地跟大家聊天，对大家的好奇心很是理解。

我们告辞时，李敖送大家到门口。占用了李敖的宝贵时间，来访者心里有些忐忑不安，但李敖的笑容是真诚的，自始至终兴致挺高，客气而不故作。

我们满载而归，皆大欢喜。这是一次成功的采访。

萌生了写李敖的念头，是在这次采访的四年之后。

李敖已经在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露了面，但海峡两岸的隔绝太久，互动层面仍有待开拓，要说李敖是个名人，没有人有异议，但他的人生经历，一步步地如何走来，对于许多读者来说，还是有点云山雾罩。



完全李敖

有人说他可敬,有人说他可爱,也有人说他可怕。
我想当一个向导,与大家一起靠近真正的李敖。

傅宁军



Leeao, The Man